

◆流年碎影

诗人乎,丐者乎?

储向东

清朝末年,潜山境内出现了一个能吟诗填词联句的乞丐,同潜山的学者乡贤一道诗词唱和、品评山水达三年之久。后飘然而去,不知所踪。

这名乞丐名叫谭随。

谭随是谁,家在何方,为何成了乞丐,后又去了哪里?悬念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直至前不久,在徐迅老师的《竹山可望》一书中,看到一篇“谭随是谁”的文章,才解开了些许疑团。文中,徐迅老师引用了民国时期《潜山县志》中的一段话:“前清光绪时,有丐者携一瓢一囊,昼乞村落,夜宿古庙。至槎水,里人肖璞完异之,询之其能诗,乃薰沐而馆中塾中,为之延誉……客潜二三年,逐处留题。时来时去,后遂不知所之……”县志中提到的肖璞完,外号肖大锣,是一位教塾馆的开明乡绅,性格率真,勇于打抱不平,在槎水乡里享有很高的声誉。一天,肖璞完从塾馆出来,见馆门前大树下躺着一位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乞丐,旁边的孩子们正在戏耍他,将他所带的古本书抛撒一地。肖璞完走过去捡起地上的书翻看,乞丐眯眼问道:“他们是你的学生吗?”肖璞完没有直接回答乞丐的问话,只是带点戏谑的声调说道:“《诗》《书》《礼》《易》《春秋》,读这么多经文,何必还问‘老子’?”谁知那乞丐一听,立马随声应道:“稻粱菽麦黍稷,瞧那些杂种,不知谁是‘先生’?”肖璞完听后一惊,知道眼前这个乞丐非等闲之辈,立即恭迎家中,给他沐浴更衣,奉为上客。

在肖璞完的引荐下,乞丐谭随结交了当地许多头面人物。如马祖庵的脱凡大师、曹铜禅师,以“皖山”自号的储光黔,还有江涟漪、肖万山、范玉轩等一班文人学士。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都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有朋友孩子结婚,谭随与大家一同前去贺喜,席间他步友人的韵律即兴吟道:“烛花两朵艳新房,同唱关雎乐几章。曾酌百壶江南酒,只有今宵味最香。”此诗不仅让主人欢天喜地,也赢得了在场嘉宾的满堂喝彩。

谭随在潜山如此生活了三年之久,按理朋友们早清楚了他的过往身份,事实上也曾有人问过,但他就是不明说,却用一首诗来表达他的态度。诗曰:“列国周游受苦酸,皖公山下把身安。此生自信非阳虎,寄语匡人仔细看。”诗中的阳虎曾暴虐匡地百姓,匡地的百姓都恨他,而孔子的长相酷似阳虎,当孔子路过匡地时,匡地百姓把他当成阳虎追打。

自这首略带反诘的诗吟出来后,人们不便也不再探听他的身世了。那么谭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只能从他所写的诗稿中寻找蛛丝马迹了。

谭随在《回忆四首》的诗中分别写道:“苦忆高堂拜别离,慈亲握手语多时。”“书卷成堆灯一点,夜来谁与阿兄谈。”“阿爷此时天涯客,定有新诗赋几行。”“形影三人不暂离,如胶投漆藕连丝。我今万里逢知己,回首怜他哪得知。”

由上述诗中不难看出,谭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父母健在,兄弟和睦,儿孙绕膝,妻妾贤美。

在《水灾流民乞米》组诗中,他写道:“流离襁褓远携将,万户何辜被此殃。我是孤征无长物,相看倒觉也凄凉。”“我亦曾行万里途,饥寒历尽此微躯。太仓莫厌陈陈粟,一粒分明一颗珠。”他那样哀怜草民的疾苦之心跃然纸上。

在他即将离别潜山时,他写道:“只因山水缘,遂断家乡念。翱翔羽翮疏,饥渴容颜变。南国佳佳人,收作堂前燕。覆我以锦幃,饲我以珍膳。新恩虽有加,故巢岂无恋。西风九万里,昂首鹏美。”“雾开雨歇数山青,流水茫茫寄远心。料得皖峰游兴好,烟云都向笔端生。”“纵难犬马今生报,愿结云龙再世缘。此后音书休说远,梦魂夜夜皖山前。”

有人臆断谭随或是太平军余党,或是地方官的眼中钉,抑或是击杀仇人的逃犯,“谭随”不是他的真名。

而今我要说的是,谭随究竟是哪里人,做过什么事,谭随是他真名还是化名都不重要,他留存的诗稿可以醒目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读书人,且是一个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读书人;他有正义感,慈善心,爱山水,喜知音,对我们潜山的山水人文情有独钟。他以乞丐的外表云游他乡,用诗人的襟怀观照世事。说他是一位入世的智者,出世的达者,一点也不为过。



冬日漫步 李昊天 摄

◆生活流水

最美味的菜

方启华

沿着永定河公园中轴线向北走百十米,有一片银杏树林,银杏树右侧有几栋老房子,原为佑圣寺遗迹,2016年十月文学院在此挂牌,经多年运营,这里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创作交流基地,很多名家讲座、新书发布会、文学改稿会等文学活动在此举办,很多外地文学青年慕名到此打卡。

今天是我来北京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八届高研班的第一个周末,十月文学院副院长陈巨飞早就约好,让我们几个熟人再来文学院做客。

上鲁院,若说不是为文学创作而来,那是假话,浑浑噩噩写了二十年,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诗歌如何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如何从主题和形式上突破,小说如何从自发性写作过渡到自觉性写作等问题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难题。

到了十月文学院,巨飞爱人李园园出来接待我们,她也是刚来北京不久,之前几年一直生活在合肥,我们在合肥建立了深厚友谊,一起打羽毛球、研究诗歌,偶尔小酌。巨飞每回合合肥,有空闲也会去我家做客,我会烧一桌子菜,所以他们知道我有烧菜的本事,一早约好由我来掌勺午餐。我们到后,巨飞忙着手上的材料,忙好后才出来打招呼,这时园园在网上下单的菜也到了,我义无反顾进了厨房。

厨房十分宽敞,有电磁炉可以烧菜,各种厨具、调料一应俱全,作为一个有二三十年下厨经验的“大厨”,面对着散落一桌的排骨、鲈鱼、牛肉、鸡爪、猪肉、黄瓜、蒜薹、土豆、西蓝花,我便开始了一套物理的、数学的计算。排骨红烧,如果再多一点肥肉更好,可以把猪油炼出来,味道更香;鲈鱼清蒸,改花刀,切姜丝,平铺盘子里,上锅蒸个十几二十分钟即可;鸡爪和鸡翅先焯水,鸡爪剪掉指甲,加小米辣和干辣椒,做红烧鸡爪;鸡翅红烧适合小朋友。牛肉切丝做配菜,小炒蒜薹和土豆丝,黄瓜用蒜末凉拌,倒点生抽和香醋更有风味……

不到一个小时,十二道菜已经整整齐齐摆在桌子上,园园还买了几个卤菜,大家

上桌,对这桌菜赞不绝口。

中国人的饭局挺有意思,喝酒大于吃饭,聊天大于喝酒,欢聚大于聊天,通过吃、喝、聊这些手段完成各自心灵的碰撞。几人中黍不语女士和园园不饮酒,而巨飞兄、贵生兄和我则举杯小酌,见我的手艺大受欢迎,我心中确实涌出一种自豪感。

新疆的贵生兄以写散文为主,他总说自己来自遥远的极寒之地。那天我到鲁院报到已是晚上七点多,拿到房卡开门时,他却在门口踟蹰,他把房卡弄丢了,进不去宿舍。我放下行李后,他又独自去找,最终在三公里远的小区内找到了房卡。由于住在隔壁,我们经常一起吃早饭,散步,很快成了好友。

在一旁默不出声的诗人黍不语其实早就声名鹊起,她得过陈子昂青年诗人奖,也上过青春诗会和十月诗会,或许前几年因为照顾孩子,而稍微耽搁了文学创作,好在孩子长大,现在终于又来到了鲁院。

作为主场的巨飞兄,可谓才华横溢,他上大学期间就创办了河畔诗社,后在中学任教,因为写高考零分作文而火爆网络,被央视采访,后辞去工作来到北京运作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再回安徽担任《诗歌月刊》编辑部负责人,后再次来到北京担任十月文学院副院长。作为安徽杰出的青年作家,他不光写诗,也写散文和小说,算是全能型人才。

我们继续聊着文坛上的一些轶事,聊着我们共同认识的青年作家,聊自己的创作,巨飞兄说我们不能总以过去的眼光来审视大家的创作,大家这几年都在成长,各有各的事业瓶颈和生活境遇,来鲁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要珍惜这个机会,多长长见识,多交几个真心的朋友,多感悟一下自己和文学以及世界的关系。

我感受颇深,我已到不惑之年,但仍对自己的文学之路充满焦虑,下一首诗该写什么,下一个小说的主题是什么,是我左右绕不开的难题。但于这个中午而言,且把这些难题抛在脑后,至少在这个饭桌上,我们都是无名的饮酒者,此刻欢聚的喜悦,应是今天中午最美味的一道菜。

